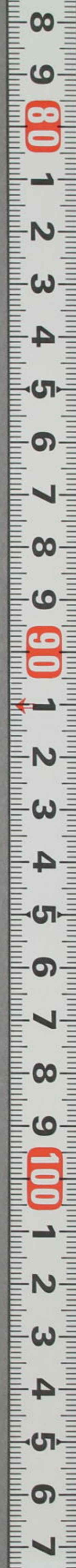




近思錄說略

五至九

□13
3542
4



門口 13
號 3542
卷 4

近思錄說畧卷之五

克己類凡四十一條

此篇論力行蓋格致存養者將以行之也故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則推之於行己之間尤當竭其克治之力是此篇之所以相受也○朱子曰克己固學者之急務○又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疆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乾卦九三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之蓋重乾之卦又以陽爻居於陽位性體剛健有能乾之之象周子因言君子之乾之不息處在於存其實理也○懲忿窒欲○損卦大象文○程傳曰君子在脩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了
130(5)

49-2648

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蔡節齋曰懲止也窒塞也忿則陵物欲則溺已二者皆所當損○愚謂忿則其終至於害身危親非但陵物而已○葉註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從本卦山澤之象取義非易文正意蓋此四字只自損字來不自山澤來程傳自明白○按易大全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又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此還別發一義所謂縱橫說來都合者看本義一無這意就知亦非其本旨也葉註直將山澤解本文者非○遷善改過○益卦大象文○程傳曰為益之道無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見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朱子曰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

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又曰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之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類○葉註此句亦將風雷來解之蓋本於易小註不心從可也○而後至○乾之不息者體也然必就發動上有那去惡進善之功而後至於此非乾之不息之外又有所至也○乾之用其善是○語類曰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葉註以此一句為指乾之不息愚初見亦如此今細思之是句指懲忿以下八字

而言按通書朱註曰乾之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此用字意與本文同蓋去惡進善者用乾之至善損益之大自是二句一串意思○周子特以三卦合而言之者蓋損益之得名皆由乾卦之變來損下乾之一陽以益上坤之上為損三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損上乾之一陽以益下坤之下為益三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此損益二卦皆為一乾之變用故合三卦而論之就此愈知乾之用指懲忿等而言也○易中有乾之不息之體有去惡進善之用且損益之卦體亦是乾之變用而無非至教矣聖人之旨深哉此聖人指作易之聖人

吉凶悔吝生乎動○此二句下繫辭文依易吉凶悔吝皆為辭之所命動為卦爻之變動都主占筮說周子却就人事上發之不

復拘之易本旨○語類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云云○永嘉陳氏曰此謂心慾耳克去私欲當自寡而至於無○誠立賢也明通聖也○對明通則誠立猶在守之境朱子曰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此章周子恐後人錯認孟子之言以寡欲為至善而終不求無欲地位故云然而其所謂欲者與孟子之所指有淺深之不同葉註辨之是也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章○朱子曰克勝也已謂

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目條件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又曰由中應外泛言其理如此耳制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人之一身作用只是視聽言動四件而已制之於外非禮皆勿克已養中之目備矣○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陳天台曰事從事也進者進步幾及之意服著也膺面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也○箴與鍼同誠辭之謂箴

視箴○心之體雖本虛而其用則隨物而應雖隨物而應又無形迹之可見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已應物雖無迹而操則存舍則亡亦在操之而已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為之則也○按此則字先儒皆以為為操心之準則若如此看是一句為虛說必

待下文而後方見其意如據愚見則字即指禮不是訓則為禮則即禮也蓋操心之要當於其視為之禮則苟視合其則則心即存可見此為操心之要也若是說較似切實只管見未敢自是後之君子試擇之○蔽交於前云云○蔡虛齋曰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一箇蔽也蔽一交乎前吾其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外不為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內應其中則遷克已復禮此視上之克已復禮也久而誠矣此以制外養中說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為誠制之於外是克已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久而誠矣謂從容不勉地位是仁之極致也○愚謂才有勉強未足語誠只其不勉而能此是至實者故虛齋

云久而誠矣謂從容不勉地位是仁之極致也

聽箴○秉執彝常性即理也言人之秉彝乃本乎所稟之正理也知字從知覺上說知誘自我而言物化自物而言知為外物所誘外物遂化我也樂記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又曰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程子之言出此○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蔡虛齋曰正即秉彝之性也閑邪即克已存誠即復禮存誠即還其秉彝而不止其正也○朱子曰閑邪存誠防閑其邪安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卓自立貌非禮勿聽就先覺而言之教戒之意在言外

聲也發發言也○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
篇關要處○人心之動因言以宣此是自然底發禁躁妄內斯
靜專正是用功處發禁躁妄亦是克已內斯靜專亦是復禮○
上繫辭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天台曰戶之開闔繫於樞
斡之張弛繫於機人之禍福榮辱繫於言故比言於樞機○書
大禹謨曰惟口興戎出好○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蔡
虛齋曰自入心之動至內斯靜專專就理欲上說是克已復禮
正意矧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興戎出好吉凶榮辱
是六件不可分吉凶榮辱貼興戎出好○輔慶源曰易則心不
管攝故必至於妄誕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蔡虛齋
曰已肆物件出悖來違便是矧是樞機一段意非法不道只替

非禮勿言一句用从韻為協耳欽哉訓辭指非禮勿言也○朱子曰言箴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言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腔來這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胡雲峰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紀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蹊蹊二字非矣

動箴○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蔡虛齋曰朱子曰思者動之微為者動之著本文動字自兼此蓋只思慮便是動了所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也中庸便指一念之萌處為動○陳氏曰二者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餘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

故危○蔡虛齋曰順理則裕裕安也義中有利也從欲惟危利害相因也造次克念求誠之於思也戰兢自持求守之於為已○又曰哲人志士以已能者言志士雖見不如哲人之早然亦不至有非禮之動習與性成言習慣如自然也○愚謂習之久而與自然之性俱成則賢亦聖矣故曰同歸不可必引哲人志士來以當聖賢字蓋造次克念以下皆勉學者之言提其極致以誘之耳○哲人二字出書伊訓之篇習與性成一句出太甲之篇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復者回復之意乃剝之反對五陰在下一陽在上為剝五陰在上二陽在下為復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初復之最先者也○最先

二字釋初之義而不遠之意自見○易以不遠復為大善而吉
 可見聖人不貴先過而以改過為貴也○顏子無形顯之過○
 韓文十四卷顏子不貳過論曰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
 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夫子謂其庶
 幾○下繫辨傳第五章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本義曰庶
 幾近意言近道也○乃無祇悔也○此夫子之所以謂其庶幾
 也下面二句便言無祇悔之意○人非聖人誰不有過即知未
 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未免於有過也○故一有不善未
 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此亦本乎繫辭一有不善未嘗不
 知者明也既知未嘗不遽改者剛也朱子所謂非至明不能察
 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者是已○學問之道無他也云云○

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
 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
 子○
 ○晉之上九晉其角○易傳曰晉者進也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
 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言代邑謂內自治也○自人之自
 治至遷善愈速句之皆由上九以論其理以陽居上剛之極也
 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只講時不可必貼下面至如上九者一句
 自繳剛進之極○以之自治則云云○此語尤切要大抵人之
 自治多畏避退怯不能果敢強猛其讀書學問自影影全皓首
 於已無益終下等之人者每由是耳故其自治則雖傷於厲而
 吉且無咎也○安和嚴厲之反不可分貼○非中和之德○人

不可以不剛又不可以不進但極則過矣不是中和也○吝字
據程子意難做羞吝之義按蒙卦六四傳曰吝不足也謂可少
也本文吝字正如此者

○損者損過而就中章 ○峻宇雕牆○書五子之歌文○蔡九峰
曰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酒池肉林○史記殷本紀
帝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淫酷殘忍○酷慘虐也殘傷害也
○窮兵黷武○出後漢書劉虞傳黷猶慢數也○凡人欲之過
者皆本於奉養○只受宮室飲食而言不可必泥上文而說刑
罰征討亦奉養之資○其流之遠則為害矣○遠字便是末字
意夫宮室飲食民生之常刑罰征討治道之具此皆天理所在
而所不容無者但由其末流之勝而其害始大耳○先王制其

本者天理也○先王於宮室飲食之類每為之節制而不使至
於流所以順天理也後人從流忘反使末勝其本者所以徇人
欲也故損之義亦惟在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夬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無咎○易傳曰夬者決也五陽在下
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
也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夬之外而
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
必決其決如苒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苒陸今所謂
馬齒苒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苒
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釋名夬決也
有所破壞決裂之也○苒陸程傳以為一物而本義亦因之然

朱子語錄云：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隕氣多之物又按證類本草馬齒莧在菜部商陸在草部朱漢上曰莧貴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根大而深有赤白二種此皆分明為二物且本草中未見以莧陸為馬齒莧而今程子直以為一物且以為馬齒莧必別有據只未知其何出耳○朱子曰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则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充實光輝○出孟子光輝本乎象辭未光也反復出來充實乃光輝之本○五心有所比○所謂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者也○雖行於外云云○不可以行字貼中行之行易傳曰中行中道也○方說而止節之義也○兌下坎上為節兌說也坎險也○朱子

曰說則欲進而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便是節之義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因立此說以教示之○節字皆只做阻節之節看則文義明白不煩講解若做十分好字說則多窒礙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朱子曰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林同安曰忿急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即忿之留也○無者自然而然克伐怨欲四者約言之只是一箇人欲若夫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斯亦難能也○蔡虛齋曰夫人之常情克則克耳伐則伐耳怨則怨耳欲則欲耳作於其心害於其事有諸中必形諸外未有能制之者今乃

能制之不行豈不可以為難○謂之仁則未可也○林同安曰
不行是尚有四者在心但制之使不行耳仁則四者都無不待
制之矣○夫子答云云開示之深也○聖人之答唯許其難而
未許其仁蓋欲原憲深察二者之間使不止不行而至於自無
此其開示之深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客氣謂飢而欲食寒而欲
衣凡耳目口鼻之所欲者以其自外入以動其氣故謂之客氣
義理是其固有因可以知客氣之說○朱子曰人之一心天理
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
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祛讓也吝字有味已有思慮紛擾而
拘留畏難不能決去分明是鄙吝底物事吝則此氣餒豈有復
盛大流行之氣耶○祛思慮無他道持敬而已矣○許魯齋曰
所思慮者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
去在自知之耳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故治怒
最難而懼次之蓋人方有所懼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雖強欲息
之然懼氣起乎中而不可遏此亦未易治也而今怒氣恣發者
只是己私故平日力克己去則暴怒之氣自不作矣治怒固是
克己中事然而向來未用克己之功及其怒時欲驟治之則怒
不可得而治矣懼心妄動者皆是理有所未燭也若能明物理
則於天下之事何物為有何物為無何事為可惧何事為不可

俱皆瞭然於胸中而無所疑惑如此則雖鬼怪接目戈矛刺膚於理之不可懼處泰然不懼矣近世上杉氏家臣有太田道灌者粹遇彊敵身仆於長鎗下乃神色不異莞爾而笑詠俸歌而死此惟知有喪元之義理故臨死而不惧况格物窮理而尚有非理之惧乎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堯夫姓邵名雍謚康節先生宋之大儒河南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詩小雅鶴鳴篇之辭他山謂他方之山不是山名詩意若曰彼山石而可以攻此玉蓋山石多脆礪也 ○動心忍性 ○出孟子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性指氣質之性忍性忍怒忍恥之類 ○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雖是其勢使然亦唯君子能之而學者則當務其如此

耳此邵子立言之意 ○謝疊山曰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山石而攻玉猶小人謗君子之無德所以做君子而進于德欺君子之無才所以做君子而勉為全才也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 ○尖銳也是二句一氣讀下便與以下明道教他處 ○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 ○又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刺又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又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久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着遂不見獅子了 ○按伊川之言見外書文義充明 ○此章之言凡有妄畏慎者皆須將此義來觸類而推亦是克己一事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恕寬恕之恕與恕已則昏之恕同○
 豈可任職分○言若此等入上不可以事君下不可以治民中
 不可以善已將何職分之任耶葉註職分字似與本文意不同
 審之○許魯齋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
 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固何暇有工夫責人
 ○又曰責已者可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此程子引孟子言以教學者不可拘本
 文正意故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
 ○此章之言大要切不唯行己之際當勉凡講書謀事皆須要
 如此

○九德最好○九德出書臯陶謨已見葉註九德如何最好總是

中而已矣其曰寬曰栗曰柔曰立之類皆無非好德矣然各倚
 於一偏則害其事害其政而好德却成不好了只如九德所叙
 寬猛相濟剛柔合德恰恰好至中至正無所畧偏倚矣此其
 所以為最好也○九德本皆就己能者而言在學者則當矯偏
 過流而使一歸于中焉此最是克己之要術○寬而栗○蔡九
 峯曰寬弘而莊栗也○申時行書講義曰凡人之寬洪者或流
 于縱弛惟寬而又能莊嚴整肅則寬得其中而不過于寬○柔
 而立○柔順人也立立己也性柔順於人者多至失己惟柔而
 又能自立不流此是柔之得中者○愿而恭○蔡九峯曰謹愿
 而恭恪也○講義曰謹厚者或過于鄙朴惟愿而又能恭而中
 禮則愿得其中而不失之野○亂而敬○蔡九峰曰亂治也亂

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葉註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乎
 文○愚按二說不同而據葉註則亂為著意字於論德不切而
 與上下例不合當從蔡傳蘇氏曰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
 才過人者患於恃才而不敬是也○擾而毅○擾馴也擾者馴
 良調伏毅有執特意柔與擾如何分柔以大體言都無乖戾之
 心擾謂事事柔順不苟立異畧有體用之別○直而溫簡而廉
 ○蔡九峰曰徑直而溫和簡易而廉隅也○講義曰徑直者或
 過于峭厲惟直而又且溫和可親則直得其中簡易者過于曰
 率惟簡而又有廉隅分辨則簡得其中○書金丹曰簡有脫畧
 意堂隅見廉則有脩飾有分辨矣○剛而塞疆而義○蔡九峰
 曰剛健而篤實疆勇而好義也○金丹曰剛主性疆主志○性

剛者或至粗薄矯激志疆者或至忘作恣行惟剛而塞疆而義
 則剛疆皆得中而無弊矣○朱子曰九德凡十八種是好底氣
 質每兩件一家關合將來

○飢食渴飲言飢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此人生之自然
 而不得不然者正是天所使而我所稟之職分也若於其間有
 此毫私已貪吝之心欲以極口腹之欲致身體之美便是不奉
 其職分而徇一己之欲以此思之用克己之功者所以事天也

○朱子曰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
 ○獵自謂今無此好○此章可見周子教人之深程子信師之篤
 ○讀此章見得人之用功不可徒治其枝葉而遽自是必當深
 按其本斷其根而已苟省察不至則才見其不發於外以為克

治之功既盡而不知本根之未除潛伏于隱微之中而應接之間隨其所觸忽然復動也是以君子之學莫若時省而深察焉
○明吳與弼號康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心慨慕焉及觀明道亦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出明言行錄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云云○理字只自其出於自然而言

○此言克己之難能又言克己之不可無

○罪已責躬不可無○有過自責固是善事然改而已矣若長有歉悔之意則心為滯而不活無益功用而害應酬此猶因藥發病也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此與雖無邪心苟不合正

理則安也語意相似皆是充類以深戒人程子此等言極精密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陳新安曰程子深贊子路欲學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注載孟子語便本文之所從出

○人語言緊急章○此章亦是一事上克己即非禮勿言分內工夫

夫○吳臨川曰學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為學哉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章○語錄蓋當時門人輯錄程子語者

怒甲不遷乙只是怒此不遷彼之意甲乙本相對字故借言之

○蔡虛齋曰甲乙是兩人若以先後言便是不守節不是遷移

也○曰若此則甚易○蓋謂大率人情非有可怒之事則怒不必遷況着之工夫乎總用力則皆可能不是難事也○此莫是最難猶言豈莫難也○如舜之誅四凶至鏡何嘗有好惡也○

四凶見書舜典所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是也○此段言雖聖人未嘗不怒然其怒因物可怒而怒於己無與焉此其所以不遷就見非此心至虛至明無一毫之私意者未易能也如顏子雖未敢便道是聖人然其不遷處殆庶幾之豈莫是最難耶

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怒於室色於市語出左傳昭公十九年○色於市色字好者遷怒不必彼此兼怒只其怒色較加於他這便是遷林同安曰或一人有所觸犯可怒我怒他到得別人本無可怒却怒心未息連他顏色亦不回這亦是遷若說怒這一人連那一入亦怒那一入本無可怒我怒何自起果然便是無分曉底人了說得好○對那人說話○那人他入也

○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如此等人已是過人遠而未易得况夫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豈莫甚難耶○今見可喜可怒之事云云○言人及可喜可怒之事到於面前更著一分意思顧理之當否以陪從奉養他事此為役物而非役於物然總有著意則亦未免為之勞攘了唯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喜怒預於己者不假著意而怒自不遷此重見其所甚難○此章元論顏子之事却就聖人之心而明之苟知聖人之心則顏子不遷怒之味亦可因而知也蓋顏子之不遷不是工夫此已成就時節然則其不遷處幾與聖人一般○朱子曰不遷怒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是成效處○陳新安曰人

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此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

○人之視最先○此只要自家試着一物交前則眼即視間不容息一身之用莫速於此且必有所視而後能聽聽而後言言而後動其序自如此視為最先也故非禮而視則發初頭便錯了開目便錯了蓋舊有此語也○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可見聖人說視聽言動其序亦不可亂也然此又大槩說人固有聽而後視者有動而後言者又有不聽而言而動者惟有視而後聽者常多不聽而言動者常寡此特論其常耳○饒者飢乏而氣不充體也便心體廣胖不愧作之反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性理大全力行部程子曰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所應惟君子能之與此意同而彼所記恐優其以君子言之意義最切○韓文十一原變篇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薄以輕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章○去箇矜字這工夫尤親切有補於百世學者只不能真去此病雖或遇人姑為謙辭中心實無矜意者斷然少矣才有此病則顛頂侈肆凌忽輕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以此觀之上蔡工夫可謂深得要領者而凡學者宜服膺而不失焉○王氏曰程門上蔡去得一矜字傲生客氣傲矜之別名也傲凶德總傲意氣便驕聲氣便厲自處便高視人便下傲之反為謙謙之六爻無凶德○切問近思者也○此章恰

當近思二字其帶言切問者為引成語耳

○思叔詬言僕夫○詬亦言也○此章教以懲怒之方蓋懲怒者克己之大自學者之要務然是工夫尤不易能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非疎動其心堅忍其性則怒終不可懲矣須要切着身去○詬言二字發頭已不好了不必問怒之當否認得聖賢喜怒之正何至此乎○思叔慙謝○思叔雖非無過然一聽明師之教赧然慙忽焉謝罪亦可謂不憚改過者此自是過人一等所以門人謹記之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即思齊者也亦若是已亦及之也○按此語出二程全書三十一卷外書二明道語也今味此章語簡而有涵蓄必是明道之言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天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又曰攻取是攻取那物○愚謂攻取是用力取之之意○屬厭而已○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杜預註曰屬足也○屬厭如食充腹而止衣蔽膚而止之類○外物小而末心德本而大爾

○織惡必除章○言人雖織毫過惡必除去之善斯全矣成性只是全成之意若察其惡未盡猶不精之米必是粗了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惡不仁論語文不善未嘗不知出繫辭傳張子合而論之惡不仁專就己而言人能真惡其不仁則唯恐或有之必其精察深省欲搜求不仁事以攻治之故於

不善未嘗不知也苟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所謂既習而猶不
識其所以然方行而不能明其所當然也終無得仁之理矣蓋
稂莠不去嘉禾不生其所以未仁者每為不仁所病此惡不仁
者行仁之當然也○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善字內有仁意在
仁者衆善之長也是字內有義意在事當其是此謂義也言徒
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為善之意而無斷制禁遏之宜故曰
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於惻怛慈
愛之情又有未厚者故曰未必盡仁○橫渠這箇惡不仁底人
故通章意重在惡不仁上然章末又兼舉好仁而明其不可偏
廢說得周備○性理大全集釋曰好仁仁也惡不仁義也語不
及義張子推言之

○責已者當知無云云○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則知無在我
者皆是之理如此則必務責已而不至於咎人矣人惟有非物
是我之意故心驚於外而自遺其內為學至于惟務盡已未嘗
咎人便是學問之極功聖賢之心事也

○有潛心於道章○楊子法言四卷問神篇仲尼潛心於文王司
馬溫公註曰潛深也○忽忽紛擾貌○朋友之取益為多○琴
瑟簡編皆是无心底物事養其情性攝其成法在其人耳若失
朋友會聚講學輔仁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多方為之助此其所
以取益尤多也但樂朋友之來意與論語異
○矯輕敬惰○正曲曰矯○二句平說葉註二病相因之說是餘
意耳學者須要兩致其戒○此章最切要今人不輕則惰學之

不成德之不積全然賴此不輕浮則常靜不懈惰則日新至靜而日進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胡敬齋曰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只敬一字可以治之○愚謂味胡氏說亦見得克己之功本乎存養朱子以存養一篇列之克己之前其有肯乎哉

○仁之難成久矣○天理人欲不兩立縱有利欲之心則與那學相背馳而天理即亡矣學也者欲明天理而得之於己而已矣此理甚明人所固知唯不深體多做一場話說了此先覺之所以懇告戒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言君子所行必恭謹遜柔不是畏避人之謗誹以強為柔弱之

甚亦只由節而已○視有上下○此沒言其理如此未說入有節上下文視之上下意同○視下則柔○柔者柔順之意與下於帶則憂意大不同○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此便是瞻視之節不離紳帶之中不高而下也○曲禮下曰國君緹視字彙曰緹為小俯之義○先須去其客氣○客氣本廣但此處至下面剛行而言蓋出於其氣習而非義理之本然者皆客氣已○剛行○行亦剛強之意語曰子路行行如也然此以剛惡而言若是剛善學者豈可無耶言其為人剛暴必矜傲踈率不肯遜志精義以進于道也○堂堂乎張也○依橫渠意堂堂當做高伉貌引此以明剛行終不肯進之意○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此心柔者以有進也反而視之愈知剛行終不肯進也

○今之朋友擇其善柔○陳天台曰善柔謂善為柔媚○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所謂小人之交如醴也○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云云○人之於友以敬為主則初雖不親狎而其相親之意日深無厭效即輔仁之效

仲尼嘗曰云云○出語憲問之篇此夫子戒矜傲之言位謂正位尊者所坐也○溫柔則可以進學○心柔則聽言敬且信也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詩大雅抑之篇○真西山曰溫者和易之意○輔慶源曰人絕溫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徐光啓詩經六帖曰溫字

重乃形容恭人之貌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必要有一段怕人下人氣象總好基如基址之基能溫恭聽言便有箇進德基本今日聽一善明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便高大凡人傲物者客氣未消則真性未湛而理不明苟能退然自下便復湛然虛明此自日用間可驗

○世學不講章○小學嘉言篇載此章世字上有本字○言世間無學之講故男女從幼不知恭敬勤勉便矜驕惰慢壞其本性也○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只為之為去聲此句重言世學不講○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此說其從幼驕惰之意有物我猶言分彼此能為子弟之事則自知父兄之當屈下而安意行之豈得有物我乎但未嘗為之故養成驕惰之性其

弊一至于此既是病根在已而不能除則必隨所居而長至死無愈而已○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陳天台曰安謂安意為之下謂屈已下之○徇私意義理都喪○徇以身從物之謂私意者人欲之私義理者天理之公蓋至此則惟人欲是從而天理盡喪矣其原實本乎驕惰之病根不除故隨所居所接而長也○此章欲又深察其病源力加克治之功先儒謂病根不去猶一粒稊稗不除未有不為五穀之害也學者可不念焉哉

近思錄說略卷之五 終

近思錄說略卷之六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家道類凡二十二條

此篇論措家之道大學曰身脩而后家齊蓋克己之功至則身斯脩矣可舉而措之於家相受之序如此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弟子為人弟為人子者職謂其分之所當為孝悌是已○按論語集註引此語弟子上有為字此處亦當入一為字看○孝悌家道之大本而此章言孝悌之當先故以是語置于卷首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出離婁上篇○程子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

若曾子者僅可以免其耳○輔慶源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所能為者凡力所得為者

○幹母之蠱不可貞章○巽下艮上為蠱易傳曰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爻為蠱四四之有蠱蠱壞之義是為有事之象○朱子曰四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毒到那壞亂底意思○幹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有主而治之之義易傳曰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墜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貞者堅貞不柔之謂也○不順而致敗蠱○未能為子之道而遂致敗

事則非其罪而何○若伸已剛陽之道云云○傷恩人子之大罪不問其事之成否所害既大矣且况如此則必不能入乎

○蠱之九三以陽處而不中剛之過也○九三爻辭曰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程子惟恐事親之或至矯拂故謂一過於剛而有小悔於巽順之大體雖未嘗有所失已非事親之至善者也大抵君嚴而親親故臣之於君只患憚威畏刑而不敢犯也子之於親只患狎恩恃愛以至於激許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卦下傳○倫理人倫之條理恩義只是恩愛義字帶着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睦二者便處家人之道也然必倫理正而後恩義可篤○家人上九爻辭謂云云○未有不嚴於身而能嚴於家者苟持

其身未嚴而徒治家之際強作威嚴則其所令反其所好人怨而不服也必矣大學曰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孟子曰家之本在身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是此意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兌下震上為歸妹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故為歸妹○九二爻辭曰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程傳曰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堅貞者幽靜之人也○此章明女德之常葉註非正意

○世人多慎於擇婿章○所繫甚重○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陳天台曰婦賢則家道盛不賢則家道衰

○人無父母章○陳天台曰念父母鞠育之劬勞故倍增悲痛父母俱存曰具慶可者可置酒張樂也○真西山曰人子之於生

日無父母當以忌日之禮自處唐太宗以萬乘之主能行之學者可昧此哉○通鑑唐太宗紀貞觀二十年帝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秉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采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問行狀云云○行狀其人既去而追叙其行事者此伊川所發明道行狀詳見第十四卷○盡性至命○出說卦傳○朱子曰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故云至○又曰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至命謂合於天道猶言與造化一般○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盡性至命則是聖人而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然則性命豈在孝弟之外耶只就孝弟上面做到其極則性之理可盡而於天命之本然亦昭合無間矣此處專就孝弟說未及推廣上朱子曰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是也○說卦傳所謂盡性却言盡天下人物之性但伊川論不拘其本意○如洒掃應對至無有精粗○雖洒掃應對極小雖盡性至命極大然理一而已矣理無本末精粗故洒掃應對做得到了亦盡其性而合於天道蓋天下無性外之事性即出於命故曰這箇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嗚呼精矣○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常人之中國不無孝弟之人此人性之所以善然孰若舜之孝王季之友謂之盡性至命未也此雖由之而不深知其道故不能做到極處人自

由孝弟則當知孝弟不可不為之理又當知如何盡孝弟之道如此則自有不容已者而能盡其道矣○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第五姓倫名字伯魚後漢京兆長陵人章帝時為司空其言見後漢書列傳又小學善行篇載之○問意以為其子與兄子有間疑未是私也程子便謂安寢與不寢其私固也而未待至之只不起與十起既是私也父子之愛天性今十起於兄子而子疾却不視豈真情哉必是避嫌忍為耳才著此意做便是私矣此是第五倫自未知處程子却看破出聖賢議論曲盡精微如此○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言當有間否○兄弟之子猶子也○記檀弓

文

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出孝經吳臨川曰父慈子孝天性之本然○若君臣云云亦豈不是天性○君臣兄弟之交實至朋友之誼皆仁之所發動而義之所不容已者豈不是天性此義人多不察須要深體玩味○只為今人云云故爾○此通說君臣兄弟實至朋友之類○已之子與兄之子云云父者也○上文充類而言此又言兄弟之子最可親愛而與已之子不可有間○以兄弟為手足○手足猶言一體言為兄弟異形恐有間之之意故古人以兄弟為手足也既視之猶其手足則莫生疎遠之心乎○晉書邵續傳兄弟如左右手又李華弟古戰場文曰誰無兄弟如足如手○又問孔子云云以兄之子妻南宮○

金仁山曰兄孔子前兄孟皮也叔梁紇前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後字伯尼○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不知問者必以為避嫌否然其意謂聖人厚於兄而薄於己也夫父子之愛本是公聖人只與兄子不可有間而已何容有厚薄今言厚於彼而薄於此則是著意做者正為避嫌之事○內省不疚則何畏人之嫌避嫌者只是不自嫌每恐人之有嫌疑故耳○求配○陳新安曰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性理大全四十九卷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朱子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便是避嫌只是他見這意思已是大段假工夫大段會

近思錄卷之六
省察了又如今立朝明知這箇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踴過多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喪夫曰孀此章前一節言孀婦不可娶後一節言孀婦不可再嫁○吳氏曰娶婦共秉宗廟以傳嗣續若娶失節者為配則與己之失節同矣○小學章句曰人皆有死守節而至餓死則餓死比之失節為小矣失節則無人道而不可以立於天地之間故曰事極大○此章之言最剴切豈獨婦人之戒哉死生亦大矣非信道之篤孰能以餓死為極小事乎學者幼而讀書心知其義口談其說然而那箇上面

果能心其意肯否須試思之此吾所自愧也

○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按外書此章為明道語○陳天台曰委猶付託也病者死生所繫而委之庸醫是飲藥以加病也故親有病而委之庸醫比之不孝子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慈子能知醫則可以養親且不為庸醫所誤矣○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程子曰最是大事今人視父母病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之道理別病是何如藥是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是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書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程子葬父○周恭叔名行已程子門人永嘉人○此所謂君子

不成人之惡者

○買乳婢章○用二子乳買二乳婢也蓋一子乳難食二子故有食已子而殺人子之虞若二子乳食三子足以備不足之虞雖或一乳母病且死而於已子既不為害又無為已子殺人之子之慮但為一子買二乳婢顧有所費耳然若不幸乳母病且死致誤已子害孰大焉豈論所費乎此處吾幼處人之幼兩得其道者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先公謂程子父父卒稱先公或先君太中官名公嘗為太中大夫○任子○書言故事八卷陳旣直註曰父為官而舉其子謂之任子大臣得舉其子弟○父之兄弟曰諸父孤女親戚中喪父者○伯母劉氏寡居○伯母公之

母之姊也無夫曰寡從其兄乃劉氏之女諸父母之子年長於我者曰從兄其子從其兄之子姊與姪同說文兄之女也又兄弟之子皆曰姪其兄太中之姊甥也即其女也爾雅兄弟之子為甥○朱子語類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愚謂太中之學雖不可知必未若二程之正學精義然則於理或不能盡者固當有之此處未可論其非唯要着其仁厚之意○克己為美○裁抑自己之需以為睦族之義也○夫人謙順自牧○謙卦初六象傳曰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程傳曰自牧自處也○從叔謂夫之叔○不嚴而整○不嚴厲而整齊整字自治家言不做功效說○奴婢臧獲○奴男僕婢女僕方言三卷臧甬侮獲奴婢

賤稱也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夫人男子
 六人○伊川文集曰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也次顯次頤次韓奴
 次靈奴二人皆大○紫羹○陳天台曰紫謂羹無味就紫謂和
 之○惡言○戰國策曰君子交絕而不出惡言○雖直不右○
 史記索隱曰右亦上也○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此二句
 古詩之辭未知其何出出者出閨門也○內則女子夜行以燭
 無燭則止○房閣○說文房室在旁也又內則註疏引崔氏曰
 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爾雅小閨謂之閣又漢
 書註廣師古曰閣者小門○文章筆札○札小簡筆札即書簡
 也以文章筆札傳與於人者乃男子之事非婦女之業也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陳際泰曰事親者當自盡其孝順

表示者當自盡其誠敬豈可使他人代為之若代之則孝敬之
 心安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統曰君子之祭必身親
 蒞之

○舜之事親章○蔡九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
 之言為嚚○陳天台曰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而猶不
 悅者為其頑嚚不近人情也今天下人之父母若舜之父母者
 蓋寡矣事親不悅何以為人乎○親之故舊所喜者○謂故舊
 中所喜者○父母賓客之奉○謂父母之賓客奉酒敬之類○
 然為養○言須如此而為養其志也按小學嘉言篇載此章曰
 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云云而無為養二
 字文意更為明快蓋此只從本錄彼則朱子所刪定也○苟使

見其為不易則亦不安矣○言苟若是則雖竭賓客之奉而父母之心亦有不安未可謂養志者

○斯干詩言章○斯干小雅篇名式語舜斯小學作相相斯蓋通用鶴林玉露曰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斯字者非也○輟止也○朱子曰不要相學言不要相學其不好處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友但當盡其友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却不友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又曰此於詩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

○人不為周南召南○出語陽貨篇○朱子曰為猶學也此解誠當但從張子說則為字似作行字看與孝弟為仁之本之為字

同蓋二南之詩皆脩身齊家之事為之者乃言為其事也此不可拘語之正意只從本文說為是○正牆面而立○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譬言本此○林同安曰正牆面而立正面對牆而立也曰正牆面倒用耳○朱子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闈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蔡虛齋曰不為周南召南則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何望其能經邦而濟世正君而善俗哉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言雖婢僕之賤其至之始未嘗不

懷敬心勉事只顧使令之謹慢如何耳○慢則棄其本心○本心本初勉敬之心也此須就今日使僕上面試看方知其果然耳○故仕者至德日退○吾師嘗言朝無良材者時君之恥也蓋以此知之然此泛言理勢之必然耳若學者則當存邪世不能亂之操豈徇時之治亂乎○只觀在上者云云耳○學之為言效也不是仕者自觀夫在上者下之所視做故臣德之進退只在在上者有可效無可效觀二者如何耳

近思錄說畧卷之六終

近思錄說畧卷之七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出處類凡三十九條

葉註備矣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自求之者是心急於仕進失自重之道而為人所輕侮豈望其信用耶諫則不行言則不聽必矣○致敬盡禮○致敬就心而言盡禮就事而言盡禮如卑辭厚幣之類致敬却就盡禮上而見○其尊德樂道之心云云○此三句孟子之言出公孫丑下篇○蔡虛齋曰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孟子所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

也○不如此○指上致敬盡禮蓋有尊德樂道之心則致敬盡禮之招自有不容已者

○君子之需時也○需待也君子固非果於忘世者故有可仕之義則應時乃出只未得其時則安於下而已此君子之在下以待其時也○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恬安也此最見君子不偏滯之心如彼隱逸之徒竄身于山壑而蔑視一世恬則恬矣唯無需時之志故雖有可仕之義而卒不出亂人之大倫而與鳥獸同羣又如貪世之士急於仕進而不能安於身雖無可仕之義而亦出焉此皆失出處之宜而各倚于一偏與君子之道大異○乃能用常也○方下而安於下便是用常○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易傳曰比親輔也為卦上坎下坤以

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若嚴尤於王莽荀彧於曹操皆失其所親之道故終不免悔咎○筮字解作占决是以意會占决只是自審以斷之之謂蓋用筮者審其吉凶利害以為之决斷也○元謂有君長之道○教養之法明仁愛之情厚此是君人之道○永謂可以常久○逐字解之則是其實永即元之永也所謂居之無倦意○貞謂得正道○元者專就臨下之道而言貞者謂凡事得正者○君子之需時也必欲得如此之君也此便親比之道○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兌下乾上為履○易傳曰履禮也

○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
 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素猶見
 在也程子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愚謂初九方履之時以陽剛
 居卦下故其素履為安於貧賤者○非欲有為也○欲有為者
 不得其時則不出不由其道則不進豈苟貪躁而動求去貧賤
 乎若然則是其志獨在富貴而已故既得其進以適其素願則
 驕溢矣大抵小人在下黽勉恭謹及得志則必驕傲放肆真情
 盡見是以往則有咎也○其處也樂○君子亦非以貧賤為樂
 只安其處而不憂也君子有不進進則必格君安民經邦濟世
 故曰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吳臨川曰初九陽剛安於在
 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陳子居

於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乎○若欲貴之心○葉註欲貴之
 心勝本文未有勝之意只云交戰而意自明

○大人於否之時○否閉塞也否卦六二曰大人否亨象傳曰大
 人否亨不亂君也

○人之所隨章○隨卦六二爻辭曰係小子失丈夫傳曰二應五
 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
 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賁飾也君子所修飾者守節義也君子
 寧處貧賤而不失其所貴正為世俗所羞附勢趨利者世俗所
 貴而君子所賤也○賁其趾舍車而徒○賁卦初九爻辭傳曰
 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

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貴也○白雲郭氏曰君子以義爲榮不以徒行爲辱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傳曰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於下以三亦陽爻也處事之外易爻之例以上爲外居无所事之地蠱之終故曰處事之外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遇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其所存之志可爲法則也○偶易大全作遇○或問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

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朱子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小大就前三件而看得失對後一件而看第一件對第二件則第一件爲大第二件爲小蓋懷抱道德者仁者之事知止足之道者知者之務懷抱道德者從容任其所遇知止足之道者有箇安排在第一件對第三件則第二件爲大第三件爲小知止足之道者是能做底而不敢做量能度分者其不能做底而不自做此小大之別也雖然此皆得其義者唯清介自守者果於隱逸於義未爲得但以有高尚之意并舉之耳東漢諸士多是箇風○象所謂云云合道者也○象傳所言者便指第一件人○朱子曰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

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

○遯者陰之始長○遯卦二陰在下若始一陰在下則為陰之始
生浸進而二則是陰方長也○與時行○彖傳文傳曰雖陰長
之時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
道未必於遯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小利貞○遯卦辭傳
曰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致致力之道不可大
貞而尚利小貞也○區々○文選注勤々也○孔孟之所履為
也○履潔也猶言美之○王允○後漢書列傳王允字子師太
原祁人也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
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一皆
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

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柔附卓亦推心不生垂疑故得扶持王
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云云○謝安○晉書列
傳謝安字安石拜吏部尚書時孝武立政不自已桓溫威振內
外安盡忠匡翼終能輯穆

○明夷初九章○夷傷也初九明夷之初有見傷之兆而未顯也
其爻辭曰君子于行此便當明夷之初處之得其宜者而這箇
甚艱苟非灼見幾微未能行之也然君子之所為小人固不識
其傷未顯而速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晉進也在下則位卑也始進則交淺
也未可取信於上也○安中安其心也此與不得於君則執中
反者○雍容安和貌悻悻怒意也○晉如推如至無咎○初六

文辭傳曰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
正則吉也○然聖人又恐云云○聖人指周公○居位者廢職
失守以爲裕○不見信於上則其所行必有窒礙將至廢職失
守然而猶綽之不去以爲得寬裕之義則豈不大相失乎○故
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云云故也○象傳曰裕无咎未受命也
程子由此而推其義○胡雲峰曰孟子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
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即此意也○亦容有爲之兆者
○朱子曰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言居位者縱有不信於
上而不得其職然又於事有可終行之端則君子亦未輕去如
孔子見行可之仕是也此所以說事非一既久速唯時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說苑曰以財事人者財盡而

交陳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以此推之凡天下事其初不正
而合者未嘗其終之不離者也○睽乖異也○賢者順理而安
行○賢者以成德言故殆至安行之智者未免勉強爲之雖所
到有淺深而皆非不正而合者也○固守還爲智者分內事何
也蓋知而不守者非真知也苟真知之則不得不守之如鳥喙
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人真知之故必不犯之學而未之守
者只是不實知孟子曰知之實知斯二者而不去是也

○君子當困窮之時○防慮之道未盡而遇困窮者自取之也盡
之而不得免則命也非己所致也防慮之道不外乎修身守儉
不是厭困窮以防去之命以氣數而言章中命字皆同○推致
其命○言推而極之也致與致知之致同下面知命之當然推

致其命也行吾義遂其志也○命者在天義者在我在天者不可奈何而在我者惟我所欲也不可奈何者付之於天而在我者盡之於己君子處困窮之道也○險獲於窮危○記儒行篇不險獲于貧賤鄭氏曰險獲困迫失志貌危猶難也○程子又曰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死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无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是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寒士貧士也以寒士為夫則衣食不給財用不足以弱國為主則內無供億之具外有侵侮之患其貧窮困難可知已然身既當之則亦各安其正盡心竭力而不宜有他志若厭貧困羨安富擇勢而從之則不義不忠之大者將不容於一世矣

○井之九三潔治而不見食○巽下坎上為井傳曰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九三爻辭曰井渫不食渫息列反治井謂渫○傳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人有才智應潔治不見用應不見食○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象傳曰井渫不食行惻也○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陽之性進處剛而過中是急切於施為者苟切於施為則必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聖人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此與他去就大異矣○同一

九三也自陽剛得正而言則曰井渫自剛不中言之則曰行則取義不拘一例此是易之活法學者須就那上面知所向背已

○革之六二章○傳曰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故為革也○文明則盡事理○離一陰麗於二陽之間陰本暗得陽而麗之則明生矣故其德為文明○中正以德行言文明以智慧言體順以資質言○革之六二當變革之時得九五之應而又具中正文明柔順之美以時則可以位則得才則足然猶必待上下悉信而後行已志君子之重改革而不遽也如此○才者人之能也故專言則該德○如二之才德云云○進行其道實兼才德時位但所重在才德耳按易傳才德字下更有所居之地所逢之時二句此蓋朱子節畧而存其重與下句失可為之時互見耳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易傳曰為卦上離下巽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九二爻辭曰鼎有實傳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象傳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所趨向專就從人上者此篇都論出處之道也○葉註反為才業累本文未見此意

○士之處高位○君子正君拯世之心無處而不至矣只其分則有限故隨其所遇而事宜不同有如此者

○士之處高位○君子正君拯世之心無處而不至矣只其分則有限故隨其所遇而事宜不同有如此者

○君子思不出其位○良卦大象傳辭○萬事各有其所云云○止者止其止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饒氏曰如為入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乎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易文只曰思不出其位程子便就上說蓋行成於思思不出其位則行亦不出位所行出位則思之出位可知故推開說去

○人之止難於久終○如唐太宗即位之初勵精勉治言行皆有可觀迨晚年稍々怠惰大異於初政玄宗開元政事亦足稱賢君至天寶末滿蕩昏亂貽笑千古歷覽今古人事勤之於壯而惰於晚得之於初而失於終者奚翅相半此敦良之所以為全

善而吉也

○中孚之初九曰章○兌下巽上為中孚孚信也此章亦主信從於人上說○志有所從則是變動○有所從謂有所私係人心本正一有所私係則變正大之本志苟以不正之心虞之如何得其正士君子立志一失而萬事尾裂者往々而然可不察哉賢者惟知義而已○按遺書此章為明道語○賢者所行獨見義之當然而已命不足道也義合進則進義合退則退義合生則生義合死則死萬事靠他未必言命然其位有窮達時有生死者乃出於天之氣數而非人之所致也故曰命在其中若中人以下於義未精故又未能安而行之惟知命之已定而不可易則亦俛焉處義而已如見勢不容不進則知命之通然後斷

然敢進見時不容不退則知命之塞龜勉敢退此雖未及賢者之精義安行然視之於世之違命而妄作者大有間矣學者方欲希賢則亦須從這裏始○如言求之有道至無益於得○出孟子盡心上篇○蔡虛齋曰求之有道不可以非道苟求也然雖求之亦未可必得也得之則有命○愚謂以道言之則不可每求以命言之則不可必得兩句平對總是言不可求○林同安曰是求無益於得言求之而不可得也○二程全書二卷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得濟事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問既是求安得為道曰究竟言不是求也賢者行道而已未嘗有求之之意然

脩天爵則人爵從之這裏自有不求之求故曰求之以道猶子貢說夫子之求之意○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求之以道以平素所行而言故曰道得之以義就臨事上而言故曰義人之於患難章○人謀已所當為者人謀未盡則失處置之宜知此而不出患難正是在已所當為苟人謀已盡則在已無歉亦何病乎却須安之○有人遇一事○指患難事而言○若不會云云○處置了即盡入謀也放下即泰然處之也無義不會處置了者無命不會放下者無命不受命也天命則無不在矣但我不聽受之則是在已無命也

○門人有居大學○蔡人門人鄉里之人戴記即禮記也漢戴氏刪定之故又曰戴記○決科之利也○楊子法言學行篇曰發

策決科吳祕註曰漢之明經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發策決科○此時蔡之鄉舉蓋以禮記試諸生也利謂便利見決科之利者實是利祿之心故程子深抑之爾○多見其不信道也○多與祗同適也理欲不兩立一於彼則忘此故信道篤則於貧富豐約之間自不介意纔留情於那裏便見信道之心踈而已○語先進之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朱子曰聞道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處○胡雲峰曰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學者真有此志則定所欲有甚於生者其嗜道也至矣尚肯一日安於其所不當

安耶何止一日雖須更際亦不能安於不是處○如曾子易簣○事見記檀弓上篇○須要如此乃安○如曾子臨終猶易簣而此見一息之際不肯安於所不安惟得義理而後可安而已學者須要安於義理如此○只為不見實理○二實理之間疑脫見字朱說極是葉註強為之說者非也○若士者雖殺云云苟為士者於穿壁踰牆以為盜竊之事則雖以死劫之必不為也然其他事賣名貪利獻媚納諛之類其所可大愧者又却為之且如今世之士亦知辱之不可受故惡聲一至必不敢忍遂相格鬪而致死者徃有之然臨君親大節守義授命者何其少哉此皆心實不見得故得諸此而失諸彼知小節而遺大義終不能充其善而已○軒冕○漢書律曆志黃帝始垂衣裳

有軒冕之服，軒車廂也。卿車曰屏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曰魚軒。冕冠也。前有垂旒，旁有黼纁。古者諸侯大夫皆有冕，但以旒之多寡別耳。天子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軒冕只是富貴意。○三尺童子。○琅琊代醉編三十六卷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云云。據此三尺是言八九歲。○懾懾恐怖而喪氣也。○程子又曰：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知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朱子曰：所以未能真知者，緣

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得之於心是謂有德。○實理得之於心，則是非瞭然乎胸中，取彼舍此自有不容已者，固不待勉強也。○汪氏曰：必先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是若不曾真實見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

○孟子辨舜跖之分。○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以義字換善字，蓋善字泛義字，切且對利字最的當也。○朱子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蔡虛齋曰：利與義之間，利不止是貨財，但有私己之心，或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凡無所為而為，只見理之當為，便為者，義也。若有所為而為，則雖其所當為亦

利也○又曰舉舜跖而言以見其相去之遠曰利與義之分以見其所爭之不遠所爭之不遠者差之毫釐也相去之遠者繆以千里也○只那計較云云○本文自明白葉註說計較利害者在此子○命在其中也○義當為則命亦在為上義不當為則命亦在不為上只聖人則一着義而命猶不論故曰在其中○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造詣也此章猶孔子不得中道之人而欲狂狷意相似深造於道者是儒者最上極好足於成已成物者然此等人不可必得故今且只心之所存正分別善惡而不迷識廉恥而不污得此等人多亦須漸次開廣道學化成風俗而已夫自學廢道微世之良材必欲得十分恰好人不能終得也故發是不得已之辭

○趙景平問章○趙景平伊洛淵源錄萬姓統譜共不錄今不可考○罕少也不是絕不言也此問蓋謂若是財利之利則聖人當絕不言今只曰罕言便這利字必有指處但未知其何所指已○程子之言唯詳論利字以示之不拘罕言本旨○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朱子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如釋氏之學云云○釋氏不生不滅之說本乎惡死坐禪入定之行生於厭事此其本利心而已况以生天堂受快樂為期望乎

○問邢七久從先生章○邢七即邢恕也按伊洛淵源錄此謝顯

近思錄卷之七

道問也○狼狽○酉陽雜俎曰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
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稱狼狽又韓文十六笈
崔立之書註狼獸名狼屬也生字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
則躡愚按此章狼狽當從韓文註而做顛躡之義看○邢恕後
來事其詳不可知而邵伯溫辨誣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又
邵康節與恕詩云慎勿輕爲西晉風且伊川涪州之行門人既
疑恕傾之則可以察見其狼狽焉○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宋
史邢恕傳曰其爲人明辨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
而至焉者也雖未必無過與然其不可謂全無知明矣○只是
義理不能勝云云○此言最切要學問之道無他使其義理勝
利欲之心而已如今學者自幼而壯手不釋卷口不輟講然而

其心果能使義理勝利欲不吾輩須常深省以知自愧耳

○謝湜自蜀之京師○萬姓統譜曰謝湜官至國子博士伊川高
弟伊洛淵源錄不載謝湜○今爾求爲人師○謂湜將試教官

○媿女老之稱○大抵儒者苟有學成行立則名譽自著聞不
待自求而有人必舉之若或如此而人不知則還安其素而已
又何求乎今湜自求試官既是利心而失出處之道所以程子
深戒之

○先生在講筵章○在講筵伊川嘗爲崇政殿說書侍講殿上之
時俸因職所受之祿也程子不曾自請故吏不與俸諸公謂當
時大臣廣韻書版曰牒又官府移文曰牒諸公知吏不致俸故
牒戶部問之以使給也杜氏通典曰吳有戶部而晉有度支皆

王莽計後周置大司徒卿一人如周禮之制隋初有度支尚書
則并後周民部之職開皇三年改度支爲民部唐修隋志謂之
戶部○支韻會分也○前任曆子○前任前所任之官職曆子
記籍卽註所謂給料錢曆也戶部索之者蓋欲覈前官之俸數
以定新給之多寡也○汪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見孟子萬章
下篇此王公養賢之禮

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字彙曰券約也以木牘爲要約之書以
刀剖之屈曲大牙程子既不請俸又無前任曆子則給俸數戶
部不得不自出券曆總見其俸一任上之所與而無敢自干之
意也○不爲妻求封○當時之制有官職者其妻得封邑也按
婦人之封始春秋之時詳見書言故事○范純甫○按伊洛淵

源無有范之甫而無范純甫未詳○今人陳乞忌例至動不動
又乞也○書言故事曰忌例非定例也朝廷特有時賜之而
世人以爲任官職而得忌例固其本分事乞之亦不爲害也
不知乞之一字本非士大夫所可道只爲流俗道得憎却人皆
恬不爲恥類自有乞已○但云其說甚長○封親與封妻事體
不同顯榮其親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乞則不可但朝廷待賢
當不俟其乞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葉註所載朱子說宜玩所
謂科舉法若後世只是陳乞而已

○漢策賢良○策有射策對策事文類聚前集二十六卷曰漢射
策與對策不同○蕭望之傳射謂爲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
小署爲甲乙之科不使彰顯射者隨其所得而釋對者顯問以

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史記列傳曰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若志在富貴云云○志於富貴之人獨知富貴之為美而已故得其志則驕高縱肆失志則不落落放曠必恨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舉業科舉事業如記誦文辭是已及第謂及甲乙之第責猶望也舉業成則自可以及第猶人事修則天理得今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也豈有此理乎故固非欲不教人習舉業然但舉業既足以及第即已其得不得有非我者若那上面屑盡力求必得之道是用其力於所不當用非惑而何程子此言實抑舉業但語意婉轉而不暴露與孔子祿在其中之言畧相似

○問家貧親老章 ○孔子家語致思篇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為已為親也只是事○為已為親雖有輕重之差然得失之有命不可強求也同矣○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輔慶源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為君子○蔡虛齋曰知命非特及然知而已知有命而信之也是臨利害之際我知命而一惟命之安乃為知命○人能知命而信之則志一定于義而不為氣所勝此章初曰若志勝自無此累終曰人苟不知命云云其相因之意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言習舉業則從事于誦說文辭之間而人以此做他事故曰奪人之功○今人所謂學者不外乎記

誦文辭則亦是科舉事業耳觀程子言舉業自舉業而學自學
乃伊洛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朝鮮李珣擊蒙大誥曰人言科
業為累不能學問此亦推托之言非出於誠心也○古人養親有
躬耕者有行傭者有負采者夫躬耕行傭負采之時勤苦甚矣
何暇讀書乎惟其為親任勞既脩子職而餘力學文亦可進德
今日之為士者不見為親任勞如古人者只是科舉一事是親
情之所欲今既不免做功則科業雖與理學不同亦是坐而讀
書作文其便於躬耕行傭負采不啻百倍況有餘力可讀性理
之書哉只是做科業者例為得失所動心常躁競反不若勞力
之不害心術故先賢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若能為六事而不
喪其守則科舉理學可以並行不悖矣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章○錄采也似嗣也斯干詩曰似續妣
祖○下比布衣○工技能而自售者布衣小人之事非大人君
子之務也○聲病○詩律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平頭上尾蜂
腰鶴膝大韻小韻正紐傍紐為八病工聲病謂長於詩賦○求
仕非義○仕者義也求之者非義也○蔭襲○蔭庇也襲因也
父祖官庇子孫曰蔭子孫嗣父祖爵祿曰襲○以虛名為善繼
以得虛譽為足顯父母而繼家之善者不知實是辱父母之
道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資賴也○朱子曰若資
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
○人多言安於貧賤章○若稍動得○以富貴勢利觸動其心也

近思錄卷之十

○天下事章 ○萬鍾出孟子朱子曰鍾量名受六斛四斗 ○君子之道義之所在則死生饑餓一無所顧况夫車馬空乏衣食鹿惡豈蕪芥於其胸中乎若彼畏人非笑之徒其識趣之卑陋何足知此義哉 ○嘗思此卷論出處之道然言其退者過半而及言其進亦必欲深慮審處以不輕進而已此知君子之難進而易退也夫難進者非固惡之惟惡不由其道苟欲進必以道而無此毫之失則其進也自可難已其易退者亦非好之也只其不義而富且貴不若貧賤而得道之為自慊也讀此篇者須識此味焉

近思錄說畧卷之七終

近思錄說畧卷之八

治體類凡二十五條

出處之義明則應時而仕然治道未致則雖授之以政而不能悉達矣故前篇之後叙以治體治法合此二卷而政治之本末備焉 ○古者學而後入政則於治道之綱領條目既可講明於未出之前只方仕而行道其迹始可見已此斯二卷所以列于出處之後也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至家之謂也 ○身者天下之本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萬國之臧否繫於一身之仁暴也家國一理能齊其家則可推之於邦國

天下矣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其則不在於彼而在於此也身謂本家謂則更移易不得本者立於此而達於彼之意則者視於此而推於彼之謂本字比則字尤切
本必端至和親而已矣○受上文而言身為天下之本則不可以不正而誠心者又正身之本也誠心兼正心誠意而言家為天下之則則不可以不善而和親族之謂善則所謂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夫如此然後親戚和睦無乖戾之患矣
家難而天下易○閨門之內恩掩義所以難處閨門之外義勝恩所以易處蓋處親者有不可一依經常之法以糾之者舍而不正則又骨肉之間可不若是愆須使恩義有斟酌而已此其所以難處大舜之於父弟衛七子之於母看是老少難處○家人

離必起於婦人○婦人之性多邪佞妬忌故能間其親人為婦人所惑以傷骨肉之恩者古今不可枚舉可不畏乎哉可不戒乎哉○常愛柳義翰誡子婦之言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涉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可謂真知言矣○二女同居○允下離上為睽允少女離中女故曰二女同居中女少女本自乾坤相索而取義又就卦體看之離陰在中允陰在終亦有中女少女之象○此二句睽彖傳文○蔡虛齋曰二女志不同行只同居之日便然不必謂長而各有夫家乃為各有睽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釐降二女于嬀汭堯典文二女堯二

美女娥皇女英也下二女以試之者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是為最切也○通書朱註曰汭水北此解本于爾雅蔡九峰書傳曰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按地志河東郡青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曰嬭下北流者曰汭二水異泉而合流出西注于嬭○是治天下觀于家○此見家為天下之則○莊周曰二女事之以觀其內夫舜能處二女以齊其家則其處天下也可就見矣○治家觀身而已矣○舜能處二女者非其身之正何以然乎此又治家所以觀其身而已夫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則身為天下之本益可見矣○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誠者天理也不善之動人欲也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息不善之動之外無別誠心

之工夫○復者回復之復息不善之動則那動者漠然無有猶植物之發生歸其根也故謂之復○故無妄次復○程子以前諸儒皆以靜為復蓋原於老子歸根復命之說雖周子亦從之此處可見程子之論見第一卷○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无妄大象辭易傳曰茂盛也茂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誠則身端而其至可以對天道育萬物故引易文以明之因贊其旨之深也○總論○真西山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々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掩義世之人

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徂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廢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群盜而閉門慙德顧不免焉蓋既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二隲彘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諛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此章所言乃

聖賢大學之道孔孟傳授之教正學淵源治道綱領舍此而無他道矣讀者尤深玩之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章○神宗宋第六世君名頊英宗長子○得天理之正者以心言極入倫之至者以行言○用其私心○霸者用心只在富國疆兵威衆服人而已全是私心○依仁義之偏○唯假之於外而內實背之能飾之於一時而平日却蓋宗之此只姑依其一偏耳○霸與伯同長也謂長諸侯若齊桓晉文是也○王道如砥○詩之小雅大東篇曰周道如砥註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本乎人情○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是王道本乎人情之公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所謂行險也與如砥相反正從傍人說○伯音霸古

近思錄卷之八

曰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會獸前去者皆免矣○或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太意如此无緣得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朱子說見易大全而蒙引引此語刈草作別車義亦通然語類與易大全同又按文獻通考田獵考篇曰田者大芟草以為防依此正作刈草為是○蔡虛齋曰開一面之網則只三驅矣其

三面置網也若置網而不驅亦無從得禽今之獵於山者亦皆先置網而後鑼鼓鎗刀弓箭以逐之也○皞皞○廣大自得之貌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此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逢迎○逢亦迎也孟子曰逢君之惡○此章推廣易文意極周備當為讀書之法所謂用之與否在君而已親已與否在入而已皆失前禽之義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章○位未稱德謂位卑於德○商賈○行貨曰商居貨曰賈○所享有限○先王之法享田不過百畝分宅不過五畝既稟稱事廬而不征法而不廛此皆所享有限

孟子金言 卷之八

也○位稱其德則朝無僥倖之志所享有有限則民無非分之求故上下各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也○億兆○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又萬萬曰億萬億曰兆

○泰之九二曰章○乾下坤上為泰泰舒泰也易傳曰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政舒緩而法度廢弛○政字專言則該法度分言則上之所出曰政下之所守曰法○庶事無節○溺於聲色荒於遊宴好土木之功窮華靡之觀之類秉平之世多然○若無含弘之度云云○如魯昭之於季氏昆錯之於七國起事暴擾而無深遠之慮故皆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坐不知包容荒之義也○自古泰治之世至因循而然○此正孟子所謂死於安樂者若

隋煬帝唐明皇是已○故曰用馮河○馮河徒涉以喻剛斷○或疑云云○胡雲峰曰若有包容而无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

○觀盜而不薦有孚顒若○坤下巽上為觀○易傳曰風行地上徧觸萬物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君下所觀仰觀之義也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朱子曰盥將祭而潔手也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顯若尊敬之貌○君子以位而言○人情大抵勤於始而怠於終故方厥初雖盡精誠而其終浸散而不純一此所以有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之歎也故曰必極其莊敬云云既薦之後○天下莫不盡其孚誠云云○人君極其莊敬一

通鑑金言

卷之八

六

此不懈則是已既有孚了上行下效理勢必然故其驗亦自至此
此楊龜山曰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
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无其效聖人知其效
必本於此故於觀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只是互文然而
句法難言天地之成言天地之生化萬物之成就皆由陰陽
之和合而已遂者和合之實效下面和且治是治字意亦然
或玉篇離也噬嗑震下離上為噬嗑易傳曰噬齧也嗑
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
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
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噬必齧之則得噬故為噬嗑

大畜之六五曰章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程
子又曰豕牙最能噬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為惡却只
就他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徐進齋曰豕豕
曰豶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
能去其牙之猛利惟去其勢以絕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亦不
能害物矣○制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情而已故衣
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
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治其源也○苟不知
教而迫於饑寒不知教則民無恥迫於饑寒則喪恒心雖刑
殺日施將見禁於彼而發於此其能一人之力以勝億兆利欲
之心乎不知教就君上說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有農

桑之業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也知廉
 恥之道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是已夫如是則飢
 寒之患遠禮義之俗興焉尚何苦而為惡乎○聖賢治道惟是
 教養二事而已矣上而二帝三王之所施下而孔孟程朱之所
 論未嘗出於此則天下之機會千載之要務斷之乎在此矣
 ○解利西南○易傳曰解者散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
 動於險外上卦為外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為雷坎為
 雨坎象為水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坤
 之體廣大平易○坤為地故其體為廣大平易○濟以寬大簡
 易○亦由坤道而言上文言坤之體則曰廣大平易此就治道
 言之則曰寬大簡易各取其切耳繫辭傳曰坤以簡能○麻秦

起於戰國之餘力能并天下一收干戈庶幾生靈始離艱苦可
 以少安也而其為政煩苛嚴急無畧寬裕之意是故人情咨嗟
 海內鼎沸不旋踵而亡矣漢高入關而盡除秦之苛政約法三
 章生民歡服爭持牛酒而饗軍士帝業既始於此以是觀之程
 子之言其信乎哉○當脩復治道至是來復也○樂記註云綱
 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朱子曰伊川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
 安平无事則當脩復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
 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
 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吉見次第
 ○有攸往夙吉○葉註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張柬之唐襄
 陽人 中宗之時武太后以大臣薦為同平章事武三思太后之

通鑑錄略

姪封梁王○通鑑綱目唐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武氏之亂謂太后流帝踐祚改國號曰周易之昌宗兄弟皆太后幸臣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產祿漢呂產呂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軼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甘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辨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

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上誅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畧盡今陛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主特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遂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明年張柬之等為武三思所害

○夫有物必有則章 ○父子君臣物也慈孝仁敬則也推之萬物庶事無往而不然矣 ○程子曰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勞者事各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皆止其所也 ○又曰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 ○朱子曰程子云聖人能使天下順

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得止之義却最分明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

○兌說而能貞○易傳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兌卦二五皆陽故曰陽剛居中三上皆陰故曰柔爻在外也故為說而能貞也○遠道以干百姓之譽○此謂說而不負者○朱子曰說若不剛中便是遠道干譽○兌說而能貞及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二說字就我而言以下說字皆就人而言蓋我能和柔則人亦說我理勢之必然者故下面遂以民說我說○君子之說於民非強求之唯盡其正道而自作民之父毋是以人心感動莫不說且服矣其曰如天地之施者言不容

心也○李隆山曰內剛而貞者說之以道也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是乃所以為佞說之說非和說之說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守是以和而不流此說之出于貞而與天人合也○胡雲峰曰說易於不正必剛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民忘其死○此章所論亦是王霸之辨為入上者所當精察而取舍也○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進退陰陽之象天下一切之事不外乎陰陽二端試看天地之間不晝則夜不夜則晝不暑則寒不寒則暑不動則靜不靜則動不盛則衰不衰則盛未嘗有不進不退塊然一定者也○濟之終不進而止矣○離下坎上為既濟○易傳曰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

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既濟事之既成故不復進而止矣○其道已窮極也○道字輕受濟字言窮極應終字○丘建安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急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既濟之彖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於贊易也其旨深矣○唯聖人為能至堯舜是也○繫辭傳曰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蔡虛齋曰物理必有時而窮窮則是箇變了變則必有以通之如堯舜之時前頭聖人所以利養斯民止是生養之義而無禮義之

風至是民皆厭倦或將流於澆漓矣是其窮也窮則便有事變在面前了我當有以處之於是堯舜以禮義之風而通之此亦理之必然是變則通也○又曰當此之時風氣日開人事浸繁民之賢智者則有不安於故習之心而其愚不肖者又未免漸趨於澆漓故聖人為通其變而民自皆躍然以趨之○愚謂通變之機隨時有之且如夏尚忠至其極則人必厭其無以寓此心或將有直情徑行之弊故及殷之起也以尚其質於形質制度上致意使民有所依據此是一變通也而至其極則人又必厭其朴略無文或將有粗俗鄙略之弊故及周之起也以尚其文曲折盡備使民有所文飭此又是一變通及文之極則必浮靡之風生矣宜通其變而歸於忠與質若秦却舉周家制度一

道與錄

切刪之此其所為雖大過不中而不達變通之道亦其理勢之所在也凡天下古今間必有變通之時又必有變通之道要在人君隨時而處其義而已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商書曰明主奉若天道建國設都樹后主君公秉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周書曰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皆養民之說也○民力足則生養遂○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言凡有興作不違耕耘收穫之時則民力有餘而得盡力於畝畝之中故穀不勝其多也此見民力足則生養遂也○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孟子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其生養

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者所謂禮義生于富足也○其所興作○陳喆春秋集解曰如城城浚洙築臺築園圍之類○不時○隱公七年夏城中丘莊公二十九年春新延廐成公十八年秋築鹿囿之類是也○害義○莊公為誇示於齊女而丹桓宮楹又刻桓宮楹襄公聽南遺之姦謀而城費定公叛晉黨范氏而城莒父及霄宵長公亦黨范氏而比年城啓陽城西郭城毗城邾瑕凡此之類皆非義也○時○桓公十六年城向莊公二十九年城諸防宣公八年城平陽之類皆以冬是也○義○莊公築王姬之館以勤王事定公墮邱費以弱私家之類使民之合於義者也○吳臨川曰君之資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有事則資

近思錄卷之八

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農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必書重民力也

然有用民力云云僖公修泮宮○僖公魯君名申毛詩小序曰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葉註諸侯之學鄉射之宮此解本乎朱子詩傳而按諸書未聞鄉學有泮宮之制且曰泮於天子之辟廱則泮宮者惟是諸侯之學而就為鄉射之宮耳非謂諸侯之學及鄉射之宮也然儀禮鄉射禮註疏曰射宮者鄉庠序是也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又曰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此皆以鄉射為大夫鄉里之制未嘗謂就諸侯之學而行鄉射

之禮朱子之解必有別所據今按泮水第三章曰魚侯戾止在泮飲酒孔穎達疏曰在泮飲酒謂召先生長者與之行飲酒之禮此是於泮宮行鄉飲酒之禮則又安知於斯無行鄉射之禮者文公博聞精義豈附無徵之說耶○毛氏詩傳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詩箋曰辟廱者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孔疏曰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也○復闕宮○朱子詩傳曰闕深闕也宮廟也時蓋脩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呂記曰闕宮者魯之羣廟也○泮宮者所以教育賢材闕宮者所以尊事祖先為國之務莫先於此如是而用民力又何容議知其所先

而重者在於此則所後且輕者亦自可知已故曰人君知云云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道以理言法以事言蓋
 其由近而遠由小而大以有本末輕重之序者乃是為治之道
 理道固貫本末但對之於法制則是為本也○建立治綱○謂
 建明三綱五常○分正百職○謂隨能任事衆職皆定如舜之
 命九官○順天時以制事○謂因時順節以制耕獲耘耔之宜
 及仲春令會男於至日商旅不行之類○創制立度○蔡虛齋
 曰制通舉全法而言度則其中之度數等差之類也愚依此說
 舉其一端且若使君臣皆冠者是制也就其中曰天子之冠如
 何作諸侯之冠如何作卿大夫之冠又如何作者是度也須推
 此類而知○此一章足為此篇及後篇之小序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章○先王之世非無法度惟其所主在
 道則其法亦道也若後世不知道只是法制禁令而已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人君雖徒有愛人之心而苟無其具
 則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豈足以為君耶故曰為政云云
 皆不可闕也○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
 法平價之類耳○先有司○朱子曰有司衆職也事必先之於
 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又曰先有司而後
 紀綱立而責有所歸○又曰凡為政隨其小大各有所司須先
 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
 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葉註鄉官
 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按周禮地官司徒五家為比五

通鑑綱目卷之八

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比長各掌其比之治○讀法○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五黨為州○平價○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既曰陳列也謂行列其塵肆而辨其物物異則市賈平故云平市也以上見周禮司徒○謹權量○漢書律曆志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孟子集註朱子語類皆

權量之間有審字

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此章之言本因語仲弓問政章故上文就其先有司一句以推其類歷舉政事之大自不可闕者此節以下遂論其舉賢才之義○管見以謂此與上文意不相蒙恐非一時之言記者以有先有司一句故合為一章耳朱子引上一截以解孟子離婁篇首章此以下獨入仲弓問政註亦可見其意之自別然朱子於是書不分做二條者一從舊文而不敢改也今做二條者則不煩講說而於文義亦似無所欠未知是否姑存臆說焉耳○陳新安曰各親其親及不獨親其親二句本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為喻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仲弓曰焉知賢才云云○

朱子曰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又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又曰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饒雙峰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己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徃而不知雖合天

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蔡虛齋曰程子只在公私間爾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為公私○治道亦有從本而言章○格君心之非○出孟子離婁上篇○正心至正百官○董仲舒對策之文○不救則已云云○未詳其出處○唐有天下章○太宗弑兄而立為太子又殺弟而納其妃所謂三綱之不正已基于此○藩鎮不實○藩鎮藩籬鎮王猶古之方伯也實來賓也藩鎮不實如安祿山史思明李師道吳元濟之徒○權臣跋扈○後漢質帝因朝會自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通鑑綱目集覽曰跋扈凶橫自恣陵人之貌權臣跋扈如李輔國魚朝恩之類○陵夷○陵謂頽靡夷謂不振○五代謂梁

唐晉漢周至此天下壞亂極矣○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唐萬自舉○葉註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通鑑綱目唐高祖武德七年丁中之民給田一項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武德二年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困學紀聞云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隋恭帝皇泰二年唐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歛○集覽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按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績布麻○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隋末喪亂豪傑並起

擁眾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此言漢唐及宋之治皆未盡善也必大綱正萬目盡舉而後可望三代之治也已見得治體治法不可以偏廢也

○教人者○不曰消其惡心而曰養其善心不曰禁其爭奪而曰導之敬讓學者須要念所以養之道之者只能養之道之則惡消爭息者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言闡門正子孫化也周官即周禮周公分官職致太平之書也○朱子曰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愚謂此言有治體然後可行治法人君知此義知為

政之先後輕重矣不然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至攻其邪心○見荀子大略篇○孟子不

言事而攻邪心者蓋欲其正色禮容以薰陶感化之而自淘汰

邪穢也○知者能更之○更改也自君而言○大人者大德之

人也○輔慶源曰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譽望足以殫其邪心

容色足以消其逸志非但取辨於頰舌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

○饒雙峰曰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張南軒曰後世

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

心乎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夫子之言皆就人君身上而說未

及治具然必能如是而後民安其生方可以為治爾

○法立而能守章○繫辭傳曰可以久則賢人之德可夫則賢人之

業○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得這個法於心而無間斷

便是德久行得這個法以開展布施便是業大統自法立能守

來○法立能守是兩重說而能守二字更重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章○道學政術之本政術道學之施

元非兩途有道學而不達於政術則無實用有政術而不本於

道學則非王道如是學與政皆非了○孔孟可作云云○其所

得便道學推而施諸天下則政術豈以為兩途耶○大都猶太

率也○講治之術云云○講治之術即政術此又言政術之本

乎道學者○巽之為朝廷言云云○夫用人之非行政之失固

不可謂無害然要善其本可矣苟善其本則這等過失不待責

而後無也治德日新則無憂行政之失進者必良士則無憂用
久之非此惟在使君父母天下而已矣○人君有仁愛之德則
其所進用者亦必良善之士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帝王
之道至而得矣○言若上艾所說則不改今日之途而帝王之
道斯成不殊道學之心而政術之美斯得夫豈學與政判然二
事乎哉○此篇大抵言人君躬行心得之道治邦國天下之本
體於是乎立焉

近思錄說畧卷之八終

近思錄說畧卷之九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治法類凡二十七條

說見前篇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制禮法分上下辨親疏凡有節
文度數以使等差分明者皆是也修教化建學立師凡教導生
民以使化於善者皆是也禮法教化不甚分別只是政教字樣
○三綱正九疇叙皆就上而言九疇見書洪範曰五行也五事
也八政也五紀也皇極也三德也稽疑也庶徵也福極也是爲
九疇○蔡九峰曰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百姓大和萬物
咸若○此言其功效若順也謂各順適其性所謂應鹿濯、白

鳥鶴於牧魚躍者

乃作樂至平天下之情○八風謂四方四維之風○左氏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闐闐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平天下之情言天下之人聞見之者皆養其情性以和而不流也○通書朱註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三年伶州鳩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龠與和樂律以平聲

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揚也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龠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遂猶順也故樂聲淡而不傷至躁心釋○淡者猶水之無許多滋味也凡正樂其聲必淡濶樂其聲必妖試之今俗之聲若橫笛笙鼓之屬其聲較淡若豎笛三絃子之屬其聲皆妖此可以想見古樂之淡矣淡而不傷和而不淫者得理之中正故已人心感之則各得中正氣象亦莫不淡且和焉欲心平者世味淡薄之意躁心釋者心不險躁也此皆樂聲淡和之效○朱子曰古樂以和為主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之和故以是

矯之乃得其平耳○愚謂淡則易至於傷和則易至於淫唯其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此其樂之中正處

優柔平中至古之極也○優柔寬舒之意優柔和也平中中也中和德之至盛也中以立體和以成用其平天下之情使民皆化於中德者便治道之至極新民之至善也蓋天賦性命而不能成之聖人作樂以教天下化中正是贊化育參天地者在古功化之盛至此極矣○朱子曰配者合而有助之意

後世禮法不脩○以下反上文而言政令繁細曰苛紊亂也妖巧媚也○謂古樂不足聽也○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聲則不知倦後世皆然○輕生敗倫如狂夫淫婦之為○葉註所載朱子註條理最精密且見禮樂相為用之

意讀者宜細玩

嗚呼樂者至今以長怨○古樂淡且和故以平心宣化今樂妖淫其愁怨故以助欲長怨此合上文兩脚意思以歎之宣化之化疑當作和按通書繼此章曰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其意可見蓋化和聲相近偶誤之耳○不復古禮不變今樂○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古禮未復則無本根何以變今樂故以復古禮為先因謂今俗所尚淫哇之聲其蕩人心傷風俗尤大甚矣有明王起必將一切變之然須先之以禮教使民知所趨然後漸變之可也已不然蚩々生民染習既深必未樂從之也此知周子之言為千載不易之法焉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章○正風俗得賢才此一章之大指下文

乃詳那意耳。陳天台曰：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二者固治天下之本。然得賢才斯可以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禮命以禮命之也，敬其事之意近侍賢儒侍講之類，百執事百官也，悉盡也。推訪推求詢訪也，充貼德字備貼業字材良以資實言行修以工夫言延引也，延聘謂迎之以禮自京師而言敦遣謂送之以禮自鄉里而言。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出桓公九年。其道必本於人倫。道者其所由總，小大學而言。吳氏曰：以言教引曰誘，以手扶持曰掖，激謂激作勵，謂勉勵。漸如水之浸物，摩如石之攻玉，成就謂成就其材器也。陳天台曰：誘之掖之

使有進激之厲之使無退漸之摩之使不苦其難皆所以成就之正學不出乎人倫物理而已。灑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小學之教也，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成其始也，擇善修身以至化成天下大學之教也，自鄉人而至於聖人之道成其終也。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中，去聲。○中於是言合於小學大學之教如是乃成德之士也。曰學行曰學明德尊皆以知行言擇士入學。○縣謂縣學州謂州學興猶舉也，言貴之為賓以舉于京師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凡選士之法皆以云云。○此非欲必備於一人，只言以是法取士其中如有得一事者亦在所不棄也。○朱子曰：明道所論學制最為有本，每讀其

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不生於彼時也○胡敬齋曰明道教養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又白得賢之道須如周禮實與明道選舉方無所遺

○明道先生論十事○師傅資以成德六官依以經世經界以均井地而使民皆植其生鄉黨以正刑政而使民皆由其道貢士所以育人材勸不能兵後所以脩生業備不虞民食廣儲蓄之法四民分職業之事山澤所以足財用分數所以辨上下治國之大法備矣○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各以其義屬之詳見周禮○經界○朱子曰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溝水界也塗陸界也○饒雙峰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

愚謂經界既正則民之受田各均平齊一而無有兼并空乏之患此民所以皆植其生也○鄉黨○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萬民及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各統治教戒者○貢士○古者鄉大夫論其賢者能者以鄉飲酒禮尊之為賓而獻其書于王上章所謂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是也○兵役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治農有事則用以充軍故農隙以講武桑農之夫可以戰可以守此先王制兵役之法○民食○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四民○士農工商曰四民見管子○使四民各勤其業而無遊手及重本抑末之類謂謂農末謂商○周禮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有里布出一里

近思錄

卷之九

四

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家稅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出一夫百畝之稅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乃其事也○山澤○周禮有山虞澤衡之官俱屬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屬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耜斬木材以時入之服牝服車之材也季猶穉也服與耜空用穉材尚柔嫩也令萬民時斬材有期自澤衡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屬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王制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雁鳥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凡此皆山澤之制○分數○謂冠昏喪祭車服器用之等差且如冠冕天子之衮冕十二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

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廢人以冠推此類可知也

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蔡虛齋曰物理必有時而窮窮則是箇變了變則必有以通之如黃帝堯舜之時前頭聖人所以利養斯民止是生養之義而無禮義之風至是民皆厭倦或將流於澆漓矣是其窮也窮則便有事變在面前了我當有以處之於是黃帝堯舜以禮義之風而通之此亦理之必然

是變則通也○愚謂三代之制因時損益非好而立異亦各因其窮而改之也上文十事乃為治之大法此所言者所謂法外意而所以立此法又所以通此法也○後世能盡其道○能盡其道言當改而改之改而皆合其宜者此得聖王改革之道或

近思錄語略 卷之九

用其偏雖未全盡其道而其一偏得改革之機會者如漢高除秦苛政而從簡約之類○非大有為云云○必有蹈襲先王之

道然後可以大有為而濟時之極弊而已
○伊川先生上疏曰章○疏所助反奏疏也○書周官曰立大師
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防見聞之非制之
於外節嗜好之過遏之於內外內兩致其戒則德義自進益矣
○保身體者○外適起居之宜則身體有所養內存畏慎之心
則身體無毀傷此保全身體之法也○今既至皆在經筵○經
筵便當師之官保傅之官不設則經筵宜備其責耳○有勸桐
之戲○上一截言傳德義下一截言保身體此欲經筵備保傅
之官也伊川時除崇政殿說書侍講經筵故直以此為已任也

○誣官官官人○宦官閹人任宮中之事者○蔡虛齋曰氣質
與德性不同氣質謂剛柔緩急之氣涵養之使其中和泰而德
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使與聖賢同歸也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三學下文所謂三舍也元祐初
伊川克崇政殿說書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
條制○公私試補○卽三舍升補之法詳見于下○陳天台曰
相先猶相尚月使之爭謂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競也
○課程也謂立學業之課程○陳天台曰待賓齋所以待行能
可賓敬者吏師齋則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者居之○檢察
檢考校也行檢檢拘檢也行檢謂行誼檢法○又云自元豐後
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元豐神宗年號時以利

祿誘士增國子學解額故四方來者奔湊此本雖為勸學而設然其弊却已甚○解猶貢也額猶數也○去其鄉里而遠遊于京師則定省曠而音問疎故曰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亦薄也疎於奉養而急於利祿此所以日偷薄也兩句一意但人心自中所存而言士風自外所趨而言葉註分說不是○今欲量云云○今欲鑄減國學額數餘分在本州本郡學舍解額窄亦處○息奔趨流浪之志則人心漸厚了○三舍升補之法○宋之國學設三舍以次補諸生三舍者外舍內舍上舍也生徒初入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試補上舍生所謂三舍升補之法○案文責迹○文章由乎迹○有司之事○有司衆職也有職者唯取其職之辨

治故止案文責迹亦可於彼教育人材評論俊秀之道則未也○章首曰舊制公私試補云云非教養之道此言試之既非塞其本也是則曰三舍升補之法云云之道比又言其試之術亦非正其末也

蓋朝廷授法○此以下因論治法不得其道非獨庠序而已夫朝廷之法必達乎下而民皆得周知然法者立其經而已若彼因時制宜隨事正義長官之所職也今任非其人故長吏一守其法而不得有自為故在下者假法以作事雖至行私為非還曰我於法無違曰法制固然則長官不能決之此事成於下下得以取必於上而制其長也是以上之柄輕下之勢肆所以上下胥失而不治也○或曰長哉得久則善矣○或長官之副防閑

謂法度先王制法其人存則其法舉此法者得其人以任之之法耳未聞為不得人而立之法也且苟長或非人不知臨下之道徒泥文拘法而已是法之密反害其成材之道果何益乎○此一節見得法待人而後行則長或或非其人擇而易之可也不然則法之密無為之益而反有害之為君上者當務得人不徒恃文法之詳密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章○行狀沒後叙狀其行事者此伊川所著孝悌總言告以人而不可不孝悌也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告以事之方也○度鄉村遠近為伍保○言度其遠近就近各為伍保也患難水火盜賊疾病死喪皆是也此便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遺意民各相保護則

自不得怠業惱鄰故舊為無所容蓋伍保之法相恤之中自有相糾之意在○孤老殘廢○孤幼而無父之稱窮困悴貌兼鰥寡獨而言殘廢謂不成人躄跛之屬○諸鄉皆有校○校學校也○句讀○讀音且凡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擇子弟之秀者○諸鄉皆有校則閭閻子弟皆可以學而又擇其秀者明道自教之蓋古昔取凡民之俊秀以入大學之意○社會○二十五家為社社會猶古之鄉飲酒謂民家會聚○旌別善惡○旌表也蓋善者居前不能者居後之類○此章教養之道明且備矣唯一邑之治而可推之於邦國天下也且其事為平易渾厚見有德者氣象讀者宜潛玩焉

○萃王假有廟○易傳曰萃者聚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假至也有廟猶言有邦有衆古文多帶言○羣生謂生民言天下有生雖其衆不可窮而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而已○人心莫知其鄉也○莫知其鄉本孔子之語出孟子言忽然在那邊又忽然在這邊無有定處也人心遷轉無常聚之也難惟奉鬼神則能致其誠敬以聚已之精神鬼神幽微不測奈何可聚惟人能聚已之精神則洋洋乎來格以上皆因假有廟以歷言萃聚之道○可一其歸仰言天下之所聚能致其誠敬言一心之所聚○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之不容已故王者至於有廟以盡人心之所同則天下人誠服而聚於一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理勢之必然是故

唯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凡奉祭祀者皆報其恩惠不唯祖考若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皆其恩惠之所在故祭以報之所以曰祭祀之報但此處主祖考者○德字輕只是心字意○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程子曰非也祭先本天性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月令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祭薦之于天也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說文戍守邊也字從人持戈期與蕃同謂周一歲之月番遞更也疆界也圍謂邊陲○黃氏佐曰古者戍役以兩蕃為限故曰兩蕃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雖曰代者已至然前戍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既畢方許言歸故曰至過十一月而歸采薇詩云歲亦莫矣即此時也然時言

歸未即至家又明年仲春至杖杜詩云舟木萋止征夫歸止即
此時也此可見再期而飯之實春莫遣次成者又所以代夏代者之成夫
前成者至過十一月而歸代成者又夏時已至所以秋與冬初
兩番皆在故曰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
也○按小雅采薇朱傳引此語中春之下有至春莫三字黃氏
說依之極得文理○許東陽曰防秋宋遣戍之名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白虎通曰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商
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秉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
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順天時者聖王治法之大節

○韓信多多益辦○漢書韓信傳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多多

多而又多也言隨其益多而益辦治之也○分數不可依葉註
分說分數本是一通字此只言御衆之分數明白分數裏面有
許多般事不唯葉註所舉此章見得人之守官職須要各認得
其分數分數既明則處置先定於吾心成事立功自有不難者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管門鍵轄車軸頭鐵皆其所
以為統紀故統軍之官謂之管轄○徒嚴不濟事○軍法雖不
可不嚴而又須和以濟之分勞苦同歡戚之類是已苟徒尚嚴
而已則恩意之接薄而上下之情隔離矣奚濟事之有乎○今
帥千人至得飯喫○得如此者亦在豫立其法而已度行程之
遠近而制糧食之多寡及至齎之分之亦皆曲盡其法然後羣
下皆得及時食而免飢乏之患焉○亞夫堅臥不起○亞夫西

漢人周勃之子景帝時為太尉以擊吳楚之反事見史記五十
七卷本傳軍中無事而夜驚者亦是節制未盡人心有未定也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收者斂束而不放棄之意收
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便是管攝人心之事○立宗子法○
李京兆曰按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為祖繼
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曰禰繼祖之宗繼曾祖
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當主祭祀而統
族人如有國有家之重者程子嘗曰立宗非朝廷所禁但患人
自不能行之故子朱子既列小宗子法為家禮○按別子是諸
侯適子之弟始別於正室者其後世以為始祖故曰別子為祖
也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則其族人為百世不遷之

大宗故曰繼別為宗遷遷易也所謂繼別之適子雖至百世孫
人皆宗之以不遷易此是大宗子故曰百世不遷者大宗也別
子之庶子其長子繼已而立則其同父之兄弟宗之此謂繼禰
之宗傳及其孫則其同祖之兄弟宗之此謂繼祖之宗及其曾
孫則同曾祖之兄弟宗之及其玄孫則同高祖之兄弟宗之此
謂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此皆小宗也五世親盡故於父之
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
為宗故曰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周禮所謂大宗子一小宗子四
者其說如此云

文公家禮大宗小宗圖

禰所生子為繼禰小宗統親兄弟
至玄孫五世則遷

通志錄說 卷之九 十一

祖傳孫為繼祖統從兄弟小宗統再從兄弟

曾祖傳至曾孫為繼曾祖統再從兄弟小宗統再從兄弟至其孫

高祖傳至玄孫為繼高祖統三從兄弟小宗統三從兄弟至其子

始祖始遷及初有封長子繼之統族人世世為大宗始祖墓祭不遷

按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今人家不相合故今為此圖專主人家而言以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為始祖準古之別子又以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雖非古制其實則古人之意也

希按右朱子圖心為明白直可行於今日人家學者不可以不記其說據其法也其於始祖之下曰始遷者所謂五世則遷者方有遷易以從其近則其子孫以此為始祖也蓋別子

者是諸侯之庶子凡民不得有此故今定以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為始祖以準古之別子此是禮之權其於高祖之下曰至其子五世則遷者自高祖及已既為五世故至其子則遷易之以從其近其他皆倣此父之曾祖於已為高祖則父之三從兄弟已無可統之義故遷之耳其於高曾祖禰便曰至廟祭於始祖獨曰至墓祭者蓋始祖久遠人家不得立之廟堂時舉墓祭而已若初有封爵之始祖在高曾祖之中則固可以廟祭此則不待言也

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此雖各言然譜系明而後世族可收世族收而後宗子法可立宗子法立則自今後譜系自明世族自收其實及復相因此法最是名教大關節故程子屢言之這

法一行而天下風俗自厚近世疎於此於其高曾祖既多不相知者況始在平若夫三從兄弟再從兄弟亦相知者蓋寡矣風俗如是安得不薄可勝嘆哉○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言制法立教須行之以漸不可急遽為之蓋受上文而言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二程全書十六卷程子又曰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親未絕○至同高祖之兄弟猶有服此謂親未絕○巨公○謂大臣○立廟院○立廟院則世世神主可以藏之人所以知來處也言此則時無廟制可知祖業謂田祿園宅什物皆在其中言凡祖宗生業諸子不得分割了唯宗子一人主之也如此則人從其宗重其本而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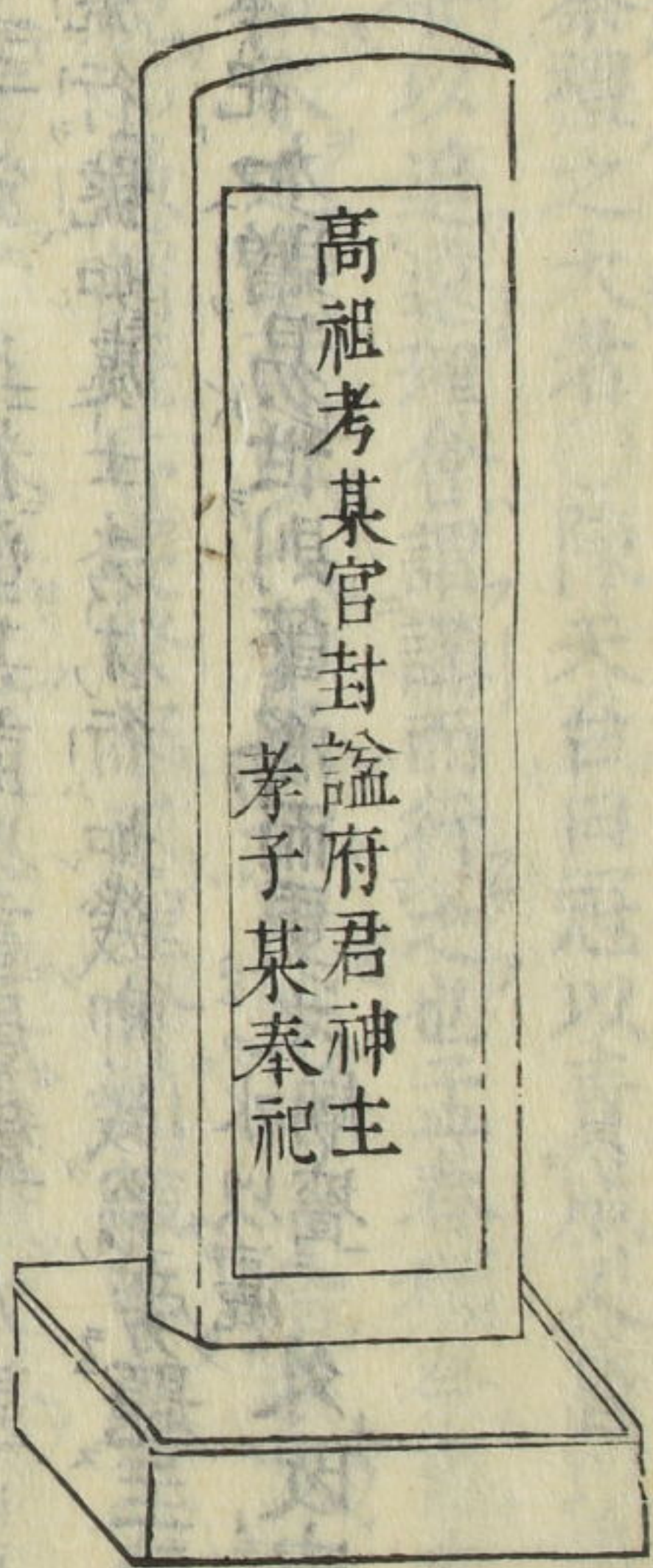
得分割祖業則庶子生業將如之何曰若庶子方仕須別受其祿如不仕者須以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義例使制與之田或使宗子區處之如此則庶子不患無生業矣

○凡人家法章○花樹○古人方春花之發宗族相會以為花下之飲此謂花樹法唐岑參有韋員外家花樹歌見唐詩訓解二卷韋家宗會法今不可考蓋韋氏家宗族會聚法古人用之也○宋劉宰字子平號漫堂先生每月且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為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于情意不相通間言入焉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牴牾者彼此一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間豈小補哉有不至者必再三扣之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此事深得此章之意見蘇氏家語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陳天台曰冠以責成人昏以秉宗事喪以慎終祭以追遠理會謂講而行之也孟春禴祭魚季秋豺祭獸皆有報本之意可以人而不加獸乎此字指報本言奉養謂奉養其親○愚謂冠昏喪祭都不理會則報本之忽畧可知而此特其重者故下而專論之○某嘗修六禮大略○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鄉謂鄉飲酒相見謂士相見○家必有廟○遺書本註曰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何氏曰按朱子家禮乃曰祠堂者以程子謂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影堂曰祠堂○廟必有主○主木主也所以依神○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祧說文遷廟也記祭法遠廟為祧註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遺書本註曰既祧當埋於所葬

處○主式見文集○按文集曰作主式用古尺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一寸二分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陷中長六寸闊一寸一本云長一尺合之植於跌身去跌上一尺八分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二分之上謂在七寸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號如處士秀才行如幾即幾翁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廟牆外改中不改

全式



三分之一居前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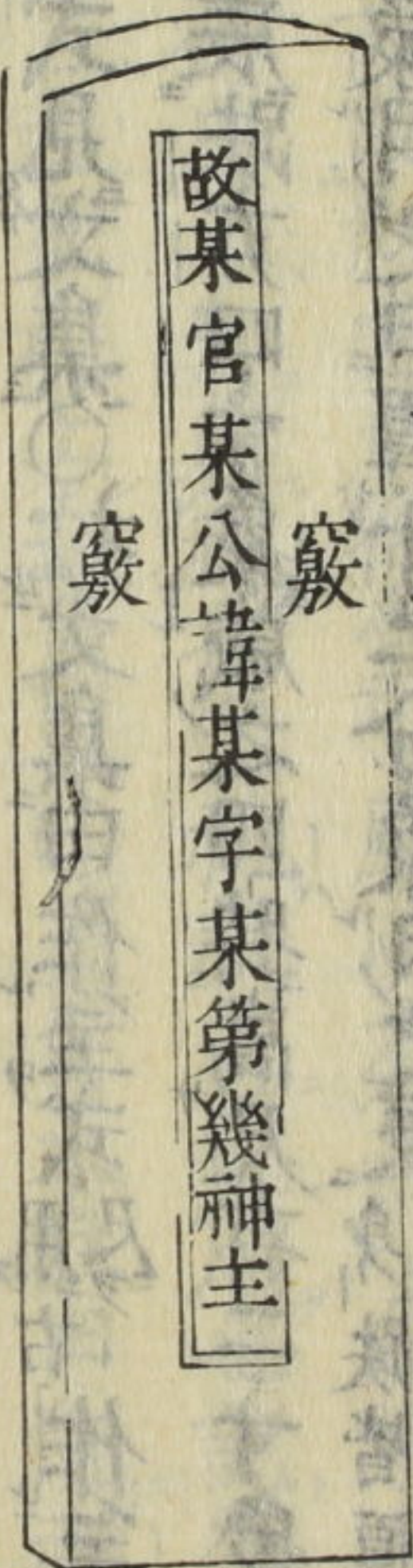
高祖考某官封諡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孝子一作孝孫

跌

分式

後



竅

竅

三分之二居後

右見二程全書六十四卷文集六

又云今人以影祭云云○此見宋主之所以為善人家不可不知也○月朔必薦新○新謂新物○輔慶源曰薦後方食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薦而遽食新焉則是死其親而無其心矣○時祭用仲月○司馬溫公曰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註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本國家惟享太廟用孟月自周六王濮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月○註止於高祖云云○此本溫公說旁親如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有後者其家自為祭無後者吾不可以不祭故設別位以祭之○文公家禮曰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伯叔祖父母附于高祖伯叔父母附于曾祖妻若兄弟兄弟之妻附于祖子姪附于父○

所見錄

卷之六

十五

按此註曰祭於別位家禮則曰祔如有不同而實一也蓋言別
設神主之位以各相祔也○冬至祭始祖○程子曰始祖此厥
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問始祖之
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祖似
僭今不敢祭○丘瓊山曰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程子說
也朱子作家禮多取濫公而此二祭則用程氏焉楊氏謂朱子
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朱子于小學書亦既載
程子斯言借曰家禮未成之書而小學則已成矣而不刪去之
必有其說○立春祭先祖註設兩位分考妣○問何以只設
二位朱子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又曰伊川時祭止於高
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三○愚謂始祖

唯設一位合享考妣先祖設兩位分考妣享之者蓋為有衆寡
遠近之異故耳○忌日遷主祭于正寢○鄭氏曰忌日親之
日正寢今正廳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
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陳天台曰月朔一月之始四時天
道之變冬至陽生之始立春物生之始季秋物成之始忌日親
之死日君子於此必有悽愴怵惕之心故因之而行追遠之禮
此言祭禮之大畧○人家能存得○存謂行之久而不廢也
卜其宅兆章○卜者先擇而後卜之○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
措之董氏曰塚穴曰宅墓域曰兆○神靈安其子孫盛○程子
葬說曰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
註遠井窆○窆音姚燒瓦窆也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浮圖佛氏也祖庭事苑曰梵語佛阨或云浮圖或云部多或毋馱或沒阨皆五夫語今並譯為覺○袁宏漢記曰浮屠佛也漢言覺以覺悟羣生也○浮屠與浮圖同○洛水名在河南○或問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

○今無宗子章○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人各重本則風俗厚風俗厚則上下相維而無渙散離畔之患朝廷之勢其得不尊大乎○漢高祖欲下沛○史記高帝本紀曰沛令閉城城守劉季高祖姓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

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相如使蜀○相如姓司馬字長卿漢武帝時人漢書本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移書猶送書也○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父兄尊而上子弟卑而下尊卑上下之分有定則人皆知卑統於尊下從於上所以順從而不亂也所謂宗子法立然後朝廷之勢尊者其義亦只如此○且立宗子法至自然之勢也○此又言人有宗子便自然之勢而非人之所作為不可以不立此法也○天子建國諸侯尊宗○天子為天下之大宗故

得專建國賜土諸侯自天子而言之則雖非宗子然又為一國之主以世世傳子孫則其嫡嗣各自為大宗而建宗廟主祭祀此謂奪宗○白虎通曰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章○博大所謂光被四表是也以橫者而言悠遠垂及後世以縱者而言上下與天地同流即所謂格于上下也○制度文為○記仲尼燕居篇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蔡虛齋曰以養民之政言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以教民之政言如玉制夏后氏養老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愚謂制度文為即禮中之

事耳然此上別有禮字則禮以大體言制度文為就曲折言○斥候○通鑑綱目漢武帝元光元年遠斥候集覽許慎曰斥度候望也○文法刑法之文簿書兼載百務皆吏所執之事○學者得其本而遺其末詳其精而略其粗者未免為曲士幹才況忘其本遺其精者乎唯若先生本末精粗該貫而莫所不造其極矣真可謂通儒全才哉○章內默字究字精密詳練字好看有皆造其極意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語類曰律是八分書言八分方是○又曰律是八分書是欠此教化處○問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謾載之○愚謂伯恭以為凡事皆具者指此篇所載而

言也夫律書於治法無不具載而止曰八分書者意夫欠那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段故云爾此是他見得好處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章○方版也策簡也方策簡書皆謂書籍○如其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之類便三王兵謀師律布在方策者○志士仁人○朱子曰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饒雙峰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為仁○遠者大者○謂聖人用兵之精意遠且大者葉註未切○讀此章見得戰陣之術聖人固非好之也又非廢之也苟有寇賊毋究方命圯族不以討之則無安

生靈正風俗此兵所以不可不用而志士仁人必素求預備不敢忽也也只其用之也一出於不得已而不為窮兵黷武耳後世坐論文而至忘武者俗儒之偏識單知尚武以為文不假用者武人之陋見皆非聖人之道也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肉辟傷肉之刑辟墨劓剕宮是也自漢文帝始除肉辟後世遂廢之民之有罪皆置之於死刑故民之死日為多今舉肉辟於死刑中可未減者以有取之則亦足寬民之死過此以上又當念上失其道而民心渙散之久而已此句甚有味人君切念是事則民之犯非却有惻怛哀矜之情而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自有不容已者唯世念之者斯矣○朱子曰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章○撰猶述也○貧富不均教養
無法○經界不正則富者依勢兼并貧者失業困乏是以富益
富貧益貧貧富大不均既貧富不均就是教養無法了○廣儲
蓄所以備凶旱水溢也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之類蓄謂水旱蝗疫之類患謂人火盜賊之類本
謂農末謂商○張南軒曰井田王政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
也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治之所由興也○語類問橫渠謂
世之病難行者至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
何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
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產是從魏晉積亂之極
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

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今漢氏
或百一而稅然豪強輸其賦太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
暴酷於一秦文帝不正其本適以資豪強也且井田之制不宜
於衆人之時卒而革之蓋有怨心則生紛亂若高祖初定天下
光武中興之後人民稀少立之易矣今既難行宜以口數占田
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贖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
張本不亦善○語類又曰橫渠若制井田畢竟繁使伊川為
之必簡易明暢觀古不必驗之言可見○愚按張子所議誠有
後世難行者語類所論是也而此卷載之者是便三代之遺制
而治法之大要也雖古今異宜而不可必行然在學者宜講而
存之况方得其機會當必舉之而漸行之乎此是卷之所以不

可不載也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雲巖縣名屬丹州敦本不止農務當從葉註○縣庭縣令之庭也○勤酬酬亦勸也按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則是酬有勸之義○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儀禮喪服篇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異宮義見下面同財家事統於尊者也○又異宮云云○喪服篇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私者謂私厚於其親○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儀禮疏釋曰按內別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爲四方之宮也○猶今世有逐

位○逐位逐一隔別以作局也非如分財異居者○問此章恐當在家道類曰此誠雖爲居家之法然上不立是制則下安得悉知其禮乎然則載于此卷也無害已

○治天下不由井地○井地卽井田見孟子註井田之法不立則經界不正經界不正則貧富不均欲平不可得也○周道止是均平○小雅大東篇周道如砥周道大路也以譬大道砥礪石言平也張子慨然欲由井地者爲是故也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謂封諸侯建邦國二帝三王之制也張子蓋謂歸於封建則國有定君政有定規故民安守其法若後世郡縣守令更易不常則上之見各有異同民之情各有向背縱復井田其苟且紛爭之患卒不可定惟歸於封建而

後其法始可定也。○胡五峰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亂，文王武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亂，齊桓晉文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紜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又曰：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愚謂時有古今，勢有難易，故如井田封建，後世實有不可行者，雖然也。

是王者公天下之心，而使斯民盡均平之法也。故為治者以此存諸心，則既思過半矣。且縱不能復之於當世，必不至於厚斂傷民，以此觀之，張子之言豈為無功之論耶。○胡敬齋曰：封建乃古聖人擇賢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有主，主各愛其民，上下維持以圖久安至善之法。天子又有慶讓錫命征討之法，以統御之。虐民者必更之，立賢主以養其民。秦以天下為己私，乃立郡縣以為治，此亦勢使然也。

却修我政

朱天章佐藤了六句

卷之九

